



大公質中共共駁大公

毛澤東曾說，「只有《大公報》拿我們共產黨當人」；因為該報從來不稱中共是「共匪」。但六十年前此時，《大公報》卻因連發多篇社評，批評國共內戰，受到中共嚴厲駁斥。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的社評〈中國政治之路〉提出，中國怎樣走向民主？取決於一一大黨和一二領袖。總編輯王芸生作了兩個「極其冒昧的譬喻」：「假如我是蔣主席」，他說，將立刻宣布國民黨不再專政，還政於民。

「假如我是毛澤東」，他又說，「我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，但不必由共產黨專政」，「我爭黨的地位公開，我爭各種基本的人權」，如果這一切得到保證，就取消共產黨的地方政權，改組共產黨的軍隊，使之國家化。

十天後，又一篇〈應該問問人民！〉，說國共「叮叮噹噹」糾纏的「地盤」和「槍桿」問題，「從人民眼中看來，乃是黨派的私爭，根本蔑視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」。社評書生氣十足地說，所謂地盤問題，就是若干省的用人問題，也就是選擇公僕。這是主人的事，「不應由僕人爭吵」。軍隊問題也一樣。「人民養兵，是為了衛國，不是為了爭地盤」，「應該把軍隊拿出來交給人民選舉的政府」。

一周過去，隨北方局勢更加兇險，《大公報》又發表社評〈質中共〉。它認為「中共是當前局面中的一個主角」，「各打五十大板」的態度，這時發生傾斜：

毛先生在重慶時，曾幾度在公開機會上大聲的說「和為貴」，「忍為高」；目前這局面，試問中共究竟和了幾許？忍了多少？《大公報》堅決反對國家分裂為「南北朝」，它寫道：

政黨要爭政權是應該的。問題

在於應該以政爭，不應該以兵爭。以政爭，是以政策及政績決定勝敗；以兵爭，則是以武力決定勝敗。以政策政績勝的，是和平民主之路；以武力勝的，必然是強權專制。

在〈質中共〉發表的第二天，十一月二十一日，中共《新華日報》發表社評〈與《大公報》論國是〉，重申中國只有「變」(搞民主)才不會「亂」(打內戰)；軍隊不「化」於民主的國家，難道要「化」於封建獨裁的國民黨的「黨國」嗎？「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說客呀！」《新華日報》詰問：「《大公報》在這裏是大公呢？還是大私？」

更加猛烈的回擊，來自十二月八日延安《解放日報》發表的〈駁大公報〉(作者陳伯達)。作者認為《大公報》關於國家和人民的觀念「落伍極了」，「幼稚極了」。無論滿清政府、袁世凱政府，都是在「國家」、「中央」、「合法」的名義下打殺人民的。共產黨要是放棄武力，人民便只能在劊子手的刀下生活---《大公報》的作者先生！你們要在人民面前抹煞這種血的經驗，血的教訓，你們是低估了人民的覺悟了。……足足一個多版的〈駁大公報〉，雄辯滔滔，是中共「國家觀」、「人民觀」的系統闡述。可憐的王芸生，以書生之心度強人之腹，竟迂闊地希望蔣介石和毛澤東當華盛頓，創立「優美的民主傳統」。然而六十年荊棘行過，你會發現那不是笑劇。這場字字句句直逼中國「真問題」的筆戰，至今餘味無窮